

歷史的結舌

《 The Stutter of History 》

前陣子和朋友一起前往台北市立美術館，參觀德國藝術家托馬斯·德曼 (Thomas Demand) 的展覽《歷史的結舌》(The Stutter of History)。

這場展覽，以紙雕重現事件現場，再由攝影定格。

每一幅作品，都是經過重構的記憶場域，

看似真實，卻隱隱滲出模仿的痕跡，

如同歷史在被無數次講述之後，變成一種模糊的倒影。

我特別被其中一件作品吸引，托馬斯 2020 年的作品〈池塘〉。

畫面中，是整面佈滿黃綠圓形葉片的水面，密集、細碎，幾乎沒有一點留白。

沒有岸邊，沒有遠方，連水面之外的天空也完全消失，

只剩被壓扁的綠意，在微光中靜靜堆疊。

那畫面讓我想到米萊斯筆下、莎士比亞中《哈姆雷特》裡奧菲莉亞溺斃的場景。

雖然這裡沒有她的身影，沒有破碎的花草、垂落的裙擺，

甚至沒有任何來自人的溫度，

但某種**平靜至死寂**的質地卻異常相似。

奧菲莉亞已近乎瘋狂，她仰望著某個我們無從得知的上方。

而這件作品中，

那道從畫面不可見區域灑下的，映照在葉面之上，

也像是落在奧菲莉亞臉上最後一池光的倒影。

它凝視著我們，也讓我們凝視著她，

只是我們永遠不知道，

她當時所見的是什麼。

湖水墨藍成鏡，深沉而無聲。

那不是單純的寧靜，而是逼近壓迫的平穩。

葉片密密麻麻堆疊著，填滿了整個畫面，
彷彿視野中已無退路，也不見岸邊與遠方，
只剩這一層緊密的、無法移開的當下。

色彩的對比強烈得近乎冷酷：

亮的近乎刺白的枯綠葉面，貼著那片薄冰般、好似一個指尖的觸碰就會碎裂成片的深淵，
但那方厚重的飽和，又稠的像是陷進去後就再也無法抽身的沼澤。

總之，

它們鋒利地撕割開來了。

這不是自然的光景，而是被抽離了溫度與故事，
只剩結構和時間本身的空殼，
彷彿在告訴我們——一切是如此鮮明地毫不留情，
它不容質疑，亦無從逃離。

我想起這場展覽的名稱：《歷史的結舌》。

歷史或許基於人而建構，也或許只是單純地存在著。

當我們去經歷這段時間，去記錄這個過程，

我們究竟是創造了它，或者只是寄居於它？

它因人而有了溫度，卻也往往因人而顯得無情。

托馬斯·德曼的作品，本身就是一場對歷史語言的轉譯障礙。

紙雕的重建、攝影的再製、展場的展示，

每一層複寫，都是一次斷裂。

歷史並非靜靜地躺在那裡等待我們回顧，
而是被一遍又一遍地撕裂、黏合、補綴，最後成為一面無聲的鏡子。
而我們所凝視的，不再是歷史本身，
而是我們無法真正說清的自己。

那天，在出口處，我和朋友回頭看了最後一眼展場，
誰也沒有說話。
或許，
這就是「歷史的結舌」
——當語言無法承載，我們只能以沉默去靠近。

後來我又想起，「History」，這個詞本身，似乎也藏著兩種彼此矛盾卻又並存的解讀：
是「His story」，某個人的記憶與敘事，因為人的意志而建構起來；
還是「Hi, story」，在浩瀚時間中輕聲一喚，試圖靠近某個原本就存在、卻未必屬於我們的故事。
而無論是哪一種，
我們都只能在破碎與遺忘之間，拾起一點碎光，
試著用自己的方式，
繼續講述。